

闯入旗袍店的“红衣男”

文/刘翔

一个寒冬的夜晚，地处上海奉贤区闹市中心的一家旗袍店，突然闯入一个身穿红色上衣，头戴白色鸭舌帽的男子。该男子为何夜闯原本属于“女性世界”的旗袍店？而随之传出的几声女老板的凄厉呼叫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面熟”的嫌疑人

金枝玉叶旗袍店，这个颇具“张爱玲”式老上海女性韵味的旗袍店，坐落在奉贤区的闹市中心人民路、育秀路路口处。

2014年11月14日晚上9点，老板娘蒋女士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把4万元钱款放进手提包后，刚准备关灯，手还没来得及触碰到开关，突然身后猛地闪出一个红色身影，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脖子就已被一只粗壮的左手紧紧勒住。随之，一把锋利的尖刀顶住了蒋女士的头部。

“红衣男”一把夺过其手中的手提包，迅疾地拉开拉链从包中夺走用银行封条封住的四沓现金后，狠狠地将蒋女士推倒在地，转身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惊魂未定的蒋女士，等到“红衣男”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后，才敢爬起身子，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接到警情的奉贤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刑警八队副队长带领侦查员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根据被害人蒋女士的描述，嫌疑人是一个身高在1.7米左右，身穿红色上衣、黑色裤子，头戴白色鸭舌帽的“酷男”，整个抢劫过程不到一分钟。再进一步追问，蒋女士提供

了一个重要线索。她说：“这个红衣男人用刀顶着我的脑袋时，我吓得眼睛都不敢睁开，浑身瑟瑟发抖。但就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拉我手提包拉链时，我微微睁眼看了一下，发觉这个男人有点面熟，好像在哪里碰到过。”

来去匆匆的众多男性

有一点让侦查员感到费解的是，像金枝玉叶这种小旗袍店，店里存放的备用金通常也就是几千元足够了，最多也不会超过1万元。可是，案发当天蒋女士为何身边要留有4万元现金？面对侦查员的追问，蒋女士吞吞吐吐地说只是为了家用，始终不愿正面回答。

与此同时，侦查员通过排摸和现场走访了解到，金枝玉叶旗袍店是一家专门销售旗袍和女式礼服的专卖店，按理其顾客应该是女性为主，但是，该店却经常有男性出入，而且这些男性并不是陪同女性前来选购旗袍的，通常都是来去匆匆。

抢劫案、中年男子、大额现金以及蒋女士所说的嫌疑人“面熟”，将这几个关键词串联起来，再联系到蒋女士的吞吞吐吐，侦查员愈发觉得此案的非同寻常。

案子侦查到了这个地步，侦查员认为，为避免打草惊蛇，眼下已经不宜进一步“惊动”报案人蒋女士了。

神秘的智力游戏

负责查看此案街面监控录像的侦查员小范是一名典型的“理工男”。经过对大量路面监控图像的查看，小范在与金枝玉叶旗袍店相邻的一家便利店门口的一段摄于案发当晚21点35分的图像中，发现了一个体貌特征和蒋女士所说的作案者极为相似的男子身影。

画面中的这个男子头部发际线较高，身穿红色上衣，头戴白色鸭舌帽，下穿黑色裤子，脚下是一双白底的黑色球鞋。

根据监控录像中那个男子的行进踪迹，小范发现这个“红衣男”沿着育秀路一路朝西小跑，并不时回头张望，五分钟后就迅速拐进了马路边上的一个住宅小区。细心的小范发现，在走进小区小门的那一刻，这个男子把帽子脱了下来。这个举动让小范相信这个“红衣男”颇具反侦查意识，从而更加坚信此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支队领导当即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继



侦查员在查看街面监控录像



在监控录像中发现红衣男子的踪迹

续查看该小区附近和内部的监控录像，留意“红衣男”是否有从小区的其他出入口逃走；另一路则由小范直接进入该小区排摸，进一步追查“红衣男”的踪迹。

经过反复排查，侦查员排除了“红衣男”躲藏在小区内的可能。这样的话，只剩下一种可能，这就是“红衣男”已经从北面的小门逃出去了。随后，小范调取北门附近的街面监控录像查看。果然，21点59分“红衣男”在人民路、前进路路口再次出现。其后，只见他步履匆匆地朝南面走去，走到人民路、秀龙路口又拐弯朝北走去。在距离案发现场800米左右的人民路、南奉公路口，“红衣男”停下了脚步。他回头朝四周张望了几下，然后迅速进入坐落在路口的农业银行ATM机房。几分钟后，“红衣男”走出来，诡异的身影在夜幕掩护下，迅速消失在农业银行北侧的一条无名小弄堂内。

小范调阅了农业银行ATM机房的监控录像后，顺利地拿到了“红衣男”头面部的正面图像。画面十分清晰，小范这下总算看清了“红衣男”的真面目。此人约莫40岁左右，瓜子形脸。整个面部给人一种走南闯北的沧桑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在社会上闯荡多年的江湖浪子。

在监控画面中，小范清晰地看到“红衣男”手中拿着一沓现金，看样子好像要把钱存进ATM机。可是，接下来他的一系列举动却让侦查员百思不得其解了。他并没有掏出银行卡塞入ATM机存钱，也没有取钱，而是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随后一边对着小纸条口中念念有词地默诵着什么，一边用右手在ATM机的键盘上不停地按着，接着就是双眼不眨紧盯着屏幕……“红衣男”在ATM机上的这一连串既不是存钱，也不是取钱的奇怪动作究竟是在做什么？

“红衣男”变成“西装男”

侦查员拿监控录像拍下的红衣男面部照片给老板娘蒋女士辨认，她一眼就认定：“就是他！”

嫌疑人的最终锁定，让施副队长那颗悬着的心稍稍有了着落。恰在此时，他从小范那里得到了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小范在当

晚22点39分，再次捕捉到了“红衣男”的画面。不过，此时的“红衣男”已经把那件红色上衣换成了深色西装，变成一个“西装男”。

小范从发型、步态、体貌等方面一眼就认定，此人就是嫌疑人“红衣男”。不过令人费解的是，“红衣男”在警方的视野里消失了半个多小时后，最后依然还是出现在了那家农业银行附近，并且再次走进了ATM机房。

“他一次，两次走进ATM机房，既不存钱也不取钱，只是不停地在ATM机键盘上做出敲打的动作，究竟是想干什么？也许是第一次他想通过ATM机转移赃款，因为没能记住密码而没有成功，于是，第二次再想去试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在不断地向其催债，他不得不不断地到ATM机上汇款，由于心情慌张，输错密码，导致汇款始终没能成功。”施副队长和小范也算是“绞尽脑汁”，尽力站在“红衣男”的立场上“换位思考”了半天，也揣摩不出其真实意图。

无奈之下，侦查员只得继续通过街面监控录像来追踪“红衣男”的一举一动，并继续在案发现场附近小区、棋牌室展开地毯式排查。经验丰富的施副队长反复分析案情后，坚定地说道：“这起抢劫案发生，从街面监控录像上看，‘红衣男’没有远走高飞，始终在案发现场2公里范围活动。直觉告诉我，他应该就藏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甚至会和我们擦肩而过。”

于是，施副队长决定，在“红衣男”经常出没的棋牌室、农业银行等处24小时守候伏击；同时派出多组侦查员化装成老百姓，马不停蹄地在附近几个住宅小区逛马路“兜风”，设法将“红衣男”一网“兜”住。

案发后的第五天，一位居委会干部看到“红衣男”的照片后，脱口而出：“这不是黄剑吗？他就借住在前面的房子里。走，我带你们去。”原来，这个名字叫黄剑的男子，今年51岁，是个从四川返沪的上海知青，未婚，现在与一名丧偶、带着一个女儿的外地女子同居。

施副队长与侦查员在居委会干部带领下，立即前往黄剑租住地。施副队长推开房门，一眼就看到了扔在床上的那件红色上衣和白色鸭舌帽，心中不禁一阵狂喜。但他表

面上不露声色，将整个房间扫视一遍后，发现除了那名外地女子，不见黄剑的踪影。“你老公到哪儿去了？”施副队长问道。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死掉了！”话音未落，这名外地女子已是泪流满面。原来她两年前来上海打工时认识黄剑后，发觉他对自己和女儿不错，便租房与其同居了。谁知，没过多久黄剑就露出了嗜赌成性的真面目，整天在外赌博，不仅把家中的积蓄输得精光，甚至把自己供女儿读书的学费也偷走作为赌资。为此，两人几乎天天吵架，矛盾日益加深。黄剑经常离家出走，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回来。该女子告诉施副队长，前几天黄剑突然深夜匆匆回家，换了件上衣后便不知去向了。

和“红衣男”擦肩而过

且说得知“红衣男”真实身份和居住地终于浮出水面的消息，一直负责查看此案监控录像，已经连续加班了好几个通宵的小范，心中的那颗“石头”也落了地。他不由浑身轻松地大呼一声：“谢天谢地，今天我终于能准时下班啦！”

小范清楚地记得，这天是11月19日傍晚17点30分，他换下制服，穿上运动鞋，哼着小曲，一路朝家中走去。突然，一辆自行车从他身旁驶过，他下意识地朝骑车人瞄了一眼。谁料，就这么不经意地瞄一眼，却让小范“大惊失色”：这人怎么如此眼熟？是他？难道此人就是“红衣男”？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小范赶紧打电话给施副队长，请求派员增援，同时，自己紧紧盯住黄剑。不一会儿，三名侦查员赶到。小范随即一个箭步冲上去，猛喝一声：“黄剑！”一把将黄剑从自行车上拎下来，按倒在地。

落网后的黄剑，爽快地交代了自己抢劫金枝玉叶旗袍店的作案过程。围绕此案的一个个诡异的谜底也得到揭晓。

从四川回到上海后，黄剑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就靠父母留下的20多万元遗产生活，好吃懒做的他很快就将这笔钱挥霍一空。最近又迷上了网络赌博，输了钱就四处借债。直至输到身无分文，欠下10多万元的巨债，在债主不断逼债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决定，

铤而走险去抢劫。

冥思苦想了半天后，黄剑突然想到了曾经为其通过POS机，信用卡非法套现的金枝玉叶旗袍店老板娘蒋女士。原来，为了筹集赌资和还债，黄剑通过朋友介绍，经常到旗袍店找蒋女士用信用卡套现来“调头寸”，所以她知道其身边始终有大额现金。再说想起蒋女士，黄剑肚里的火气就蹿了上来。一个星期前，他找过蒋女士帮助套现，可是，在商量佣金的时候，他们吵了起来。最后蒋女士回绝了他，并且破口大骂道：“从来没有碰到过你这种不讲信用的男人，你滚出去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当时，还有好几个来找蒋女士套现的男人在场，搞得黄剑很没有面子。在众人的劝说之下，黄剑只得灰溜溜地走了。如今想来，他依然愤愤然，“对，就去抢她的钱，一方面抢她的钱风险不大，同时还可以给她点颜色看看，让她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于是，11月14日傍晚，黄剑先到旗袍店周围踩点，查看了四周的地形，晚上还特意喝了不少酒为自己壮胆，还穿了件红衣，既是把自己装扮一下，同时也算是讨个吉利。21点以后他就守候在旗袍店对面的马路上，等到看见店里没人了，他就冲进了旗袍店。随后便出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此时，侦查员才知晓，那些不断进出旗袍店的男子是来找老板娘蒋女士信用卡非法套现的。难怪案发后，面对侦查员的询问，蒋女士对很多问题都吞吞吐吐。至于黄剑抢劫成功后，跑到农业银行的ATM机上，既不存钱也不取钱，只是对着手中那张皱巴巴的小纸条，不停地敲打ATM机键盘的奇怪动作，是他在按照纸条上的数字，准备把钱充值到赌博网站的账户里继续赌博。但是，因他抄错了数字，连续几次充值都没有成功。

张爱玲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人生是一袭华丽的旗袍，却爬满了虱子。”因着旗袍店的缘由，黄剑和金枝玉叶旗袍店老板娘蒋女士的人生，无疑也算是“爬满了虱子”。日前，黄剑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蒋女士亦因涉嫌信用卡非法套现，警方正在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查处。📌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景德镇谋杀案

文·图/秋色

在“瓷器之都”景德镇，记者与美女织就的一张关系简单却充满算计的关系网，引发了一桩残忍的谋杀案。2015年4月21日，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无尸判决揭开了案件幕后的真相……

美女失踪，案情扑朔迷离

2010年12月15日，内蒙古兴安盟的陈大海一家甚为奇怪：这天是陈小云的妈妈崔洁如的生日。往年这天，在江西景德镇的陈小云总会打来电话给妈妈祝福生日，但这天却音讯全无。当天晚上，陈大海拨打女儿陈小云的电话，女儿的手机却一直关机。第二天，崔洁如接到女儿发来的短信称，她认识了一个香港老板，与之一起前往桂林去做生意，因坐飞机而不得不关机。收到短信后，母亲拨打女儿电话却无人接听。随后几天依旧如此，女儿只发短信总不接电话。12月19日，女儿手机发来一连串问号，母亲马上打电话过去，女儿的手机竟关机了。一家子正茫然无措时，女儿的老师张茂盛打来电话，说他与陈小云12月14日下午通过电话，但当晚其电话就不再有人接听。第二天早上，陈小云给他发来一条短信说她在南昌；当天下午，陈小云又发短信说她在东北，父亲出了车祸，要他给她打钱到一银行卡上。他多次拨打她的电话都无人接听。12月20日，他从佛山回到景德镇，与新厂派出所的民警一起去陈小云的出租屋，用她留给他的备用钥匙开门进去，发现他送给陈小云的四件瓷器、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旅行包不见了。他很疑惑，便问陈小云的父母相关情况。

崔洁如夫妇赶紧赶到景德镇，发现女儿的牙刷、牙膏、行李袋都不见了，衣服也少了好几件，好像是出了远门；但桌上的饭菜都没有收拾，又不像出远门的样子。众人只得赶到珠山公安分局报警。警方侦查间，2011年1月3日，崔洁如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连拨来的三个电话称：妈，我是小云，请记住……

其中后面的几句是语音提示的一串数字。此后，再无任何音讯。

女儿到底是身陷传销被人控制了还是被拐卖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崔洁如夫妻心急如焚，天天守在公安局以泪洗面。时年24岁的陈小云当年6月刚刚从陶瓷学院毕业，她认为自己学习的专业在“瓷器之都”景德镇发展前景很好，所以只身前往闯荡。2010年10月间，陈大海要女儿将毕业证带回来，他请朋友帮女儿在老家找份工作，一家子也好团聚。陈小云答应了父亲，但她说毕业证连同皮箱一起放在了一个电视台的记者那里，待去广东的记者回来才能拿到。不久，女儿又说皮箱被记者拿到同事家去了，得待那同事出差回来。女儿的同学曾莉莉告诉，她曾于12月10日在景德镇陪陈小云过生日。陈小云告诉她说自己认识了一个名叫陈力的记者，她将放有毕业证的箱子放在陈力那里，要不回来。曾莉莉还说，陈小云曾问她学校能不能补办毕业证，因为爸爸说在老家帮她找工作要毕业证。但询问陈力，他却说陈小云的毕业证和皮箱，他都没有拿过。

珠山刑警队调查了与陈小云有联系的众多当事人，都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相关线索。曾莉莉向警方反映，陈小云失踪后，她陪陈小云的妈妈来到景德镇陈小云的租住房，发现她陪陈小云过生日那天留在陈小云家的牙刷不见了，陈小云的那支还在。若陈小云外出，一定得带自己的牙刷，不可能拿她的。她怀疑陈小云家失踪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陈小云自己带走的。

那么，陈小云到底去了哪里？